



ESC 2016

全都不是美国的“菜”

语言五湖四海，体现传统的包容

▲ 本报记者 杨进刚 发自意大利罗马

8月27-31日，欧洲心脏病学会（ESC）年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。一开幕，ESC主席 Fausto J Pinto 的欢迎词引用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·费里尼（Federico Fellini）的话，罗马是永恒之城，“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，只有对生命的激情。”

在开幕讲演中，Pinto 还引用了意大利亚里士多德的名言，说：“幸福是生活的意义和目的，是人类生存的目标和终点。”

但幸福是一个如此虚幻的概念，康德：“幸福是如此不确定的一个概念，以致于尽管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幸福，然而他永远都不能够明确地、一贯地说出他真正希望和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”。好在 Pinto 又引用但丁的话“做事的秘诀是要采取行动”，让幸福的讨论收了尾。

罗马大街小巷遍布累累历史遗迹，超越了时间长河。但罗马更让人惊奇的是，从古罗马、中世纪前期、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以至近代，各个时代的痕迹纠结辗转，



杨进刚与 ESC 主席 Fausto J Pinto 合影

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各个时期的遗迹累积错落有致。

徜徉在欧洲心脏年会上，其实也是这种感觉。有的会场在阳光下，头上只有部分遮阳篷，听众可以选择坐在变形沙发上，晒着太阳听。有的会场就是在大会场中间竖起一个圆筒状幕布。在中间，还有一个圆筒状的幕布，下方则悬挂着面向三个方向的屏幕，投射着讲者的幻灯。从下往上的光影，投射在幕布上，呈现出炫目的色彩。

欧洲“整合”vs 美国“改变”

就像罗马的遗迹，ESC 会议也体现了其传统的包容。会议上的英语口语来自五湖四海，让人似懂非懂。不同国家的人似乎喜欢的话题“千奇百怪”：丹麦人在讲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（ICD）置植入后车祸发生率是否增加了；英国人在讲心衰植入 ICD 或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后远程监测到底有没有效；荷兰人在讲教育和行为干预对于心脏康复项目有没有用；法国人在反思全国在公共场合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得与失，澳大利亚人在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，意大利人在谈地中海饮食……

这些全都不是美国人喜欢的“菜”。在会前，来自美国的几个医学专业媒体几次追问大会主席和学术委员会主席，ESC 年会上到底有哪些进展可以改变临床实践？

这两个主席都有些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有个叫 DANISH 的研究可能会

改变临床实践。”这个研究将在非冠心病患者中使用 ICD，有可能会改变临床实践。美国记者喋喋不休，问要是试验是阴性的呢？Pinto 立马不说话了。

学术委员会主席“突然”想到，这次大会的主题不是“心脏团队（Heart Team）”吗？推广这个概念不就是改变临床实践吗？这是多么好的回答啊！美国记者终于不再追问了。

把心脏团队当作大会主题，真是绝妙的主意。不知道是谁想起来的。心脏团队是指在心脏病诊治时的多学科协作模式，其实也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，但也就是欧洲能把类似概念当作大会主题。欧洲人还把“环境与健康”和“心脏与系统器官的交互作用”当成大会主题。美国的会议主题一般离不开“转变”，比如 2015 年 ACC 的主题是“心血管护理的转变——从发现到救助”。

作为科学家、艺术家与工程师的达·芬奇

达·芬奇之于意大利，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国。在 ESC 大会上，怎么能少了达·芬奇？这次让达·芬奇出场的是剑桥大学 Francis Wells 教授，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以“心脏与艺术”为题介绍了达·芬奇对医学的贡献。

大会组委会邀请 Wells 估计是因为他出版了《达·芬奇看心脏》（The Heart of Leonardo）一书。

达·芬奇观察到，心脏在几何意义上是一个复杂的锥形，运动是旋转的。它把自己扭曲，像拧毛巾一样拧干，但是心衰时，这种扭曲就会消失。

达·芬奇还发现心脏有四个腔，并画出了心脏瓣膜。他对心脏动脉瓣的研究领先了世界四百多年，还发现了心脏瓣膜开合的秘密。

早先人们认为，心脏有两个膜瓣，先开一个，关一个，一压，血

就从这个心腔流进下一个心腔。达·芬奇有机械设计经验，他认为这不合理。瓣膜和纸相似，若以开关来算，用不了几年。还有的膜瓣是三瓣，有的是二瓣，主动开关的理论也不能解释。

达·芬奇用蜡灌满牛的心脏，蜡遇冷变硬，他用蜡与玻璃重新建立了心脏的结构，然后灌入混合草籽的水。随着悬浮的草籽在动脉根部的开口处旋转，他观察到小的漩涡。因此达·芬奇推断，这些漩涡的作用是帮助关闭动脉瓣。膜瓣开合是被动的，依靠血流的湍流漩涡。流体流过管状孔的时候，中间的流速高，边缘的速度低。边缘的形成漩涡下压膜瓣，使之关闭。

1968 年，达·芬奇的这一发现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。两位牛津工程师发表的这篇文章只有一个参考文献，这

个参考文献完成于五百年前，只有达·芬奇的名字。近期的核磁共振成像则完全证实了达·芬奇的理论。

2007 年，Wells 根据达·芬奇的笔记，改良了

心脏瓣膜手术，明显改善了瓣膜手术的疗效。Wells 说，“科学家、艺术家跟工程师最好不要分家，而且应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观察力。”

优良传统？

谈到艺术，罗马的艺术总体是实用主义，强调享乐、个性和宏伟壮丽。

罗马的标志性建筑首推举世闻名的大斗兽场就是典型。多少个世纪以来，这座于公元 80 年竣工的庞大建筑，象征着古罗马的荣耀与力量。ESC 会标把斗兽场放到了图片中央，非常漂亮。大会的主会场布置也把大斗兽场的外形搬到了主会场。

意大利人有一个优良传统，那就是喜欢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，对于古迹真是敬若神明。这些古迹是历史的遗迹，

其价值就在于唯一性和不可复制。

引以为傲的罗马大斗兽场，距今已有近 2000 年历史，公元 72 年，罗马皇帝韦帕芻强迫八万犹太人和阿拉伯俘虏修建而成，能容纳观众约九万余人。在建筑史上堪称典范的杰作和奇迹。

现在的罗马人，陶醉于这座城市的陈旧，百年房屋自有古老的韵味。墙壁上斑驳的颜色，以及每一块花岗岩石砖，都能勾起许多落满灰尘的往事。于是一个个伟大的影像在心灵的屏幕上闪现。

激情与忘却

罗马并不是国家，而是一种激情，一种忘却。

今天，或许 ESC 大会的一些主题更有人文气息，让我们愿意来欧洲体验包容和多元的文化。但在美国能够改变临床实践的视角中，不得不说是一种嘲讽。

ESC 大会上最重要的论坛是“热线（Hot line）”，包罗万象。美国心脏病学会议最重要的是“最新试验发布（Late-breaking trial）”，更多是临床随机、双盲对照研究，会议上其实听到更多的是质量改善，虽然感觉不近人情，是冷棒棒的现实，但却是命中要害。

欧洲的国家太多了，历史太长了，“改变”很不容易。美国心血管病医疗在变革方面则更多的动员了国家力量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各种质量改善项目，进行质量评估，推行适宜性标准，建立国家的大数据平台，并与医保整合，这才有美国研究中动辄几十万、几百万的患者数据做支撑。

中国与欧洲和美国都不同，最近也把健康作

为国家发展的重点。中国医生似乎更喜欢欧洲，欧洲更有人文和艺术精神，生活也更舒适；美国的生活则更辛苦一些。但美国相对欧洲而言，更加体现了体制创新，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是怎样从整体上从机制上提高水平。但中国其实还未起步，既要向欧洲学习，也要向美国学习。

有人说，罗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，第一次用弓箭棍棒令世人屈服，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罗马帝国；第二次是基督教的传播使罗马声名大噪，令世人称奇；第三次用法律规范世人的举止，举世皆闻罗马法。但与中国不同，罗马各个时期的遗迹累叠相安无事。

历史太长，有时也是负担。有人认为，由于罗马的历史太长久，遗迹太多，阻碍了发展。听说有一个“疯子”诗人，主张把罗马烧掉，否则意大利就不能发展。换句话说，费里尼的“对生命的激情”没有了，只剩下对生活的享受。

诗人多是疯子，疯子的话是不足为凭的。